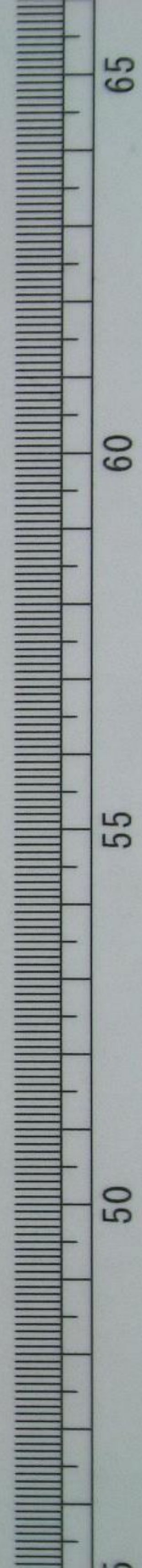




點註正文章軌範官版通赫補輯一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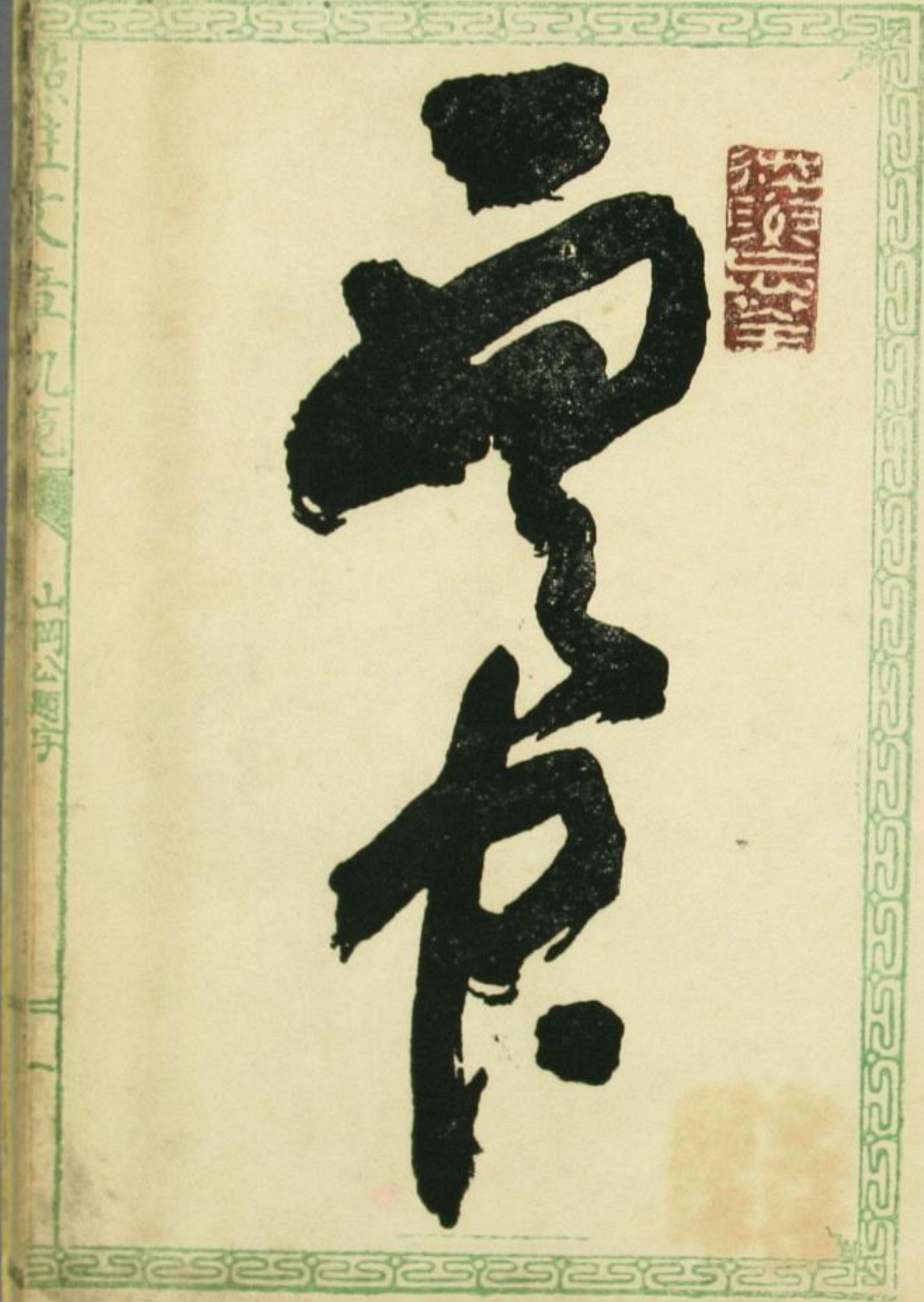


宋 壘山 謝枋 得撰
 明 東郭 鄒守益 撰
 日本 宮脇通 赫輯 補

點註
文章軌範

明治十年新刻
 同十二年第二刻
 同十四年第三刻
 同十六年第四刻
 東京山中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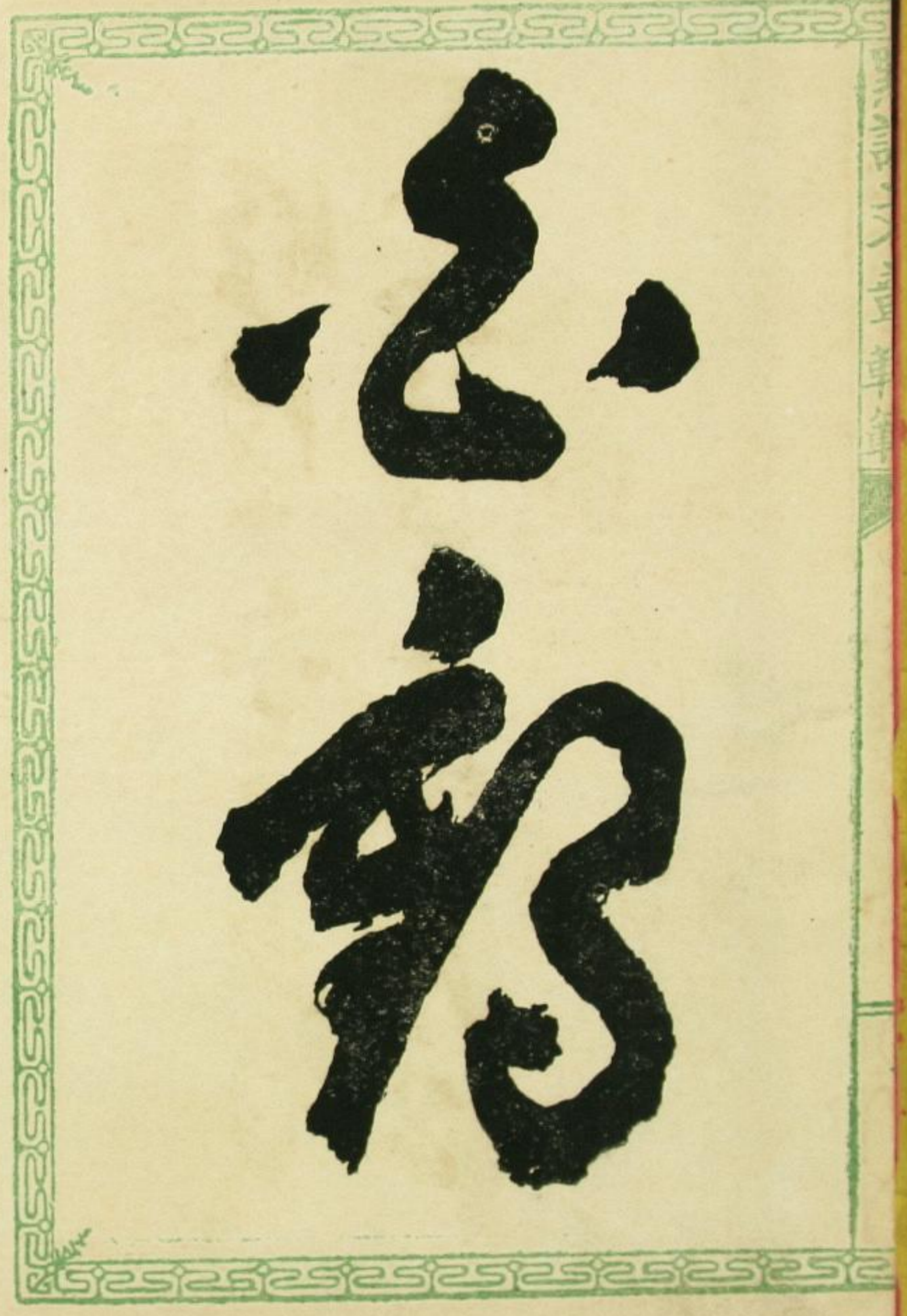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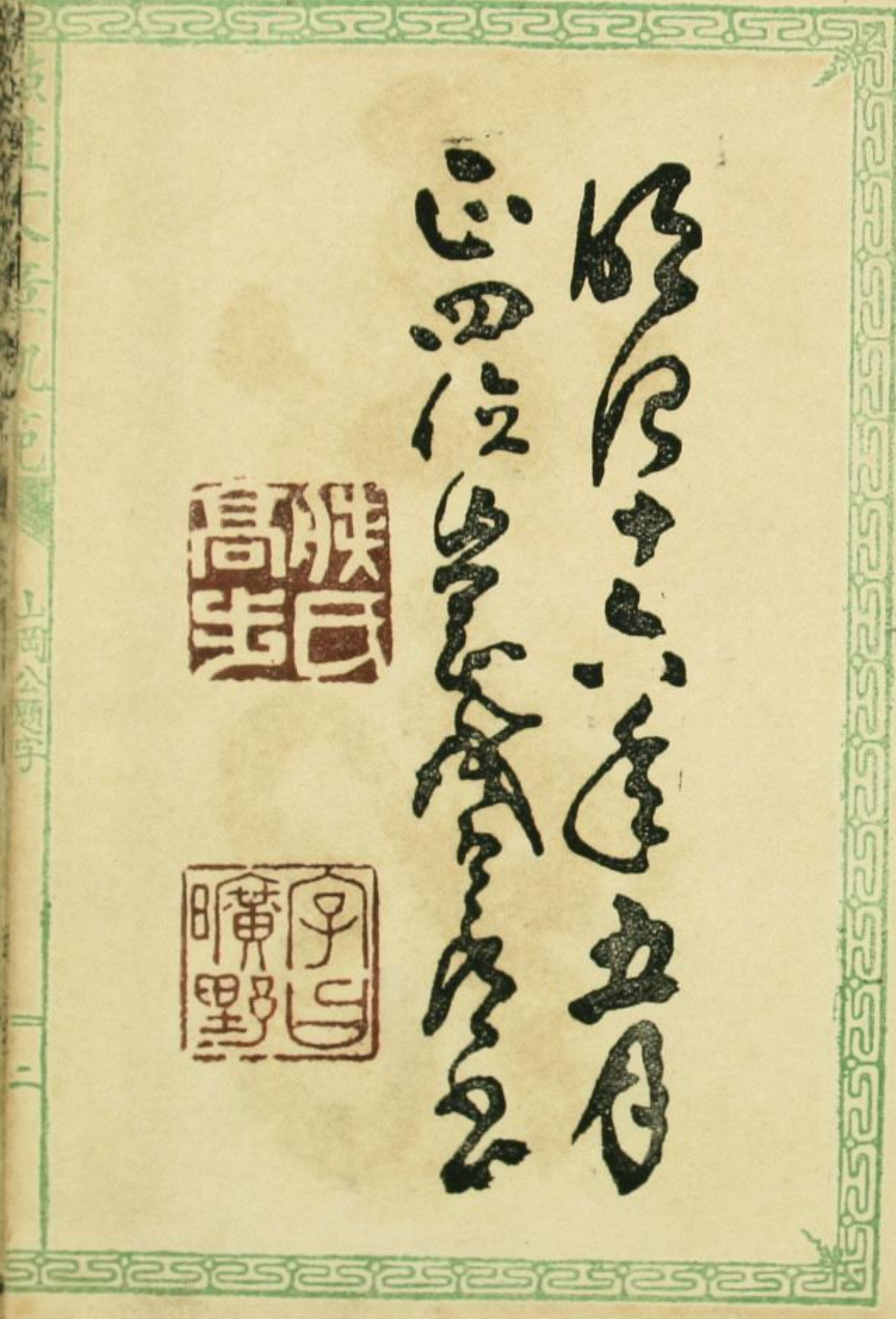
而



古詩文卷九
 上

心齋

高峽先生
心齋



點註正續文章軌範序

宋謝疊山撰自漢迄宋古文若干篇。名之曰文章軌範。先是有呂東萊閔鍵樓迂齋文訣。真西山正宗等撰。而疊山是編尤為世所重焉。尋明鄧東郭撰本出。即續編是也。其書明藝文志。清四庫全書總目。並不收載。或以

為坊間偽撰。然其所撰錄。悉是春秋
以來命世作手之書。至於其秦漢以
前之傑出者。韓柳歐蘇。猶所矜式。後
世操觚之士。固不可不熟讀玩味也。
亦何得疑乎其撰之真假。以擯斥之
耶。故續編與正編。並行于世。而無有
軒輊。乃續編之出。可謂補壘山所不
及者矣。夫文章者。載言語之具也。人
之言語。一載於文章。則萬里之遠。千
歲之久。可得而傳焉。而其人雖不行
而猶行焉。雖不存而猶存焉。神矣。文
章之德也。然而文章不得其法。則人
不傳之。幸而有傳。亦惟取人之笑耳。
貽躬之恥耳。於世何益之有。文章不

得其法。則言語不得其法也。言語不得其法。則知行不得其法也。知行不得其法。則夫笑與耻之所由来也。是以達人必先講文章之法。而後載其言語。使可以傳於天下後世也。則文章之德全矣。然則有知行有言語。而欲載之文章者。豈可置其法而不問哉。雖王陽明序曰。是獨為舉業者設耳。然其所闕涉。何為彼舉業者而止耶。且我國固有國文。我之與彼。雖有異者。亦於其法。無有二致也。則是編凡學文章者之一大法門也。於是乎先輩私淑。是編行于世者久矣。方今治化。夔被文教。大興。荒野僻陋。構學

舍樹校旗。庠序之設甚密。葛夫菟童
亦皆習文修辭。於焉文士者。裝飾黃
卷以充其望。書鋪者。搬運縹帙而應
其需。嗚呼。天下文學之熾。如今日者。
未之有也。余親乘乎斯文化。而焉容
袖手傍觀。遂採是編。聊効鉛槧之勞。
大方家或蛇足視之。夫葛夫菟童。幸
由是曉文章之法。以鳴盛世之逸美。
則此舉亦何謂無小補哉。明治十年
八月十五日南溪 宮脇通赫



河三無書



人氏十五... 自漢迄宋... 凡六十有... 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 名之曰文章軌範... 蓋古文之興... 不止於是... 是獨為舉業者設耳... 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 自舉業之習起... 而後有所謂古文... 古文之去六經遠矣... 由古... 文而舉業... 又加遠焉... 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 而專求之於舉... 業... 何啻千里... 然中世以是取士... 士雖有聖賢之學... 堯舜其君... 之志... 不以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 蓋士之始相見也... 必以贊... 故舉業者... 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 羔雉之弗飾... 是謂無... 禮... 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 故夫求工於舉業... 而不事於古... 作

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 自漢迄宋... 凡六十有... 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 名之曰文章軌範... 蓋古文之興... 不止於是... 是獨為舉業者設耳... 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 自舉業之習起... 而後有所謂古文... 古文之去六經遠矣... 由古... 文而舉業... 又加遠焉... 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 而專求之於舉... 業... 何啻千里... 然中世以是取士... 士雖有聖賢之學... 堯舜其君... 之志... 不以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 蓋士之始相見也... 必以贊... 故舉業者... 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 羔雉之弗飾... 是謂無... 禮... 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 故夫求工於舉業... 而不事於古... 作

皇朝詩文彙編

卷之二

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攻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謀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

點註正續文章軌範凡例

一 文章軌範實係宋謝疊山所撰，至于續編，雖有不審其真否者，而其書以明東郭鄒守益批撰名，公行于世，已數百年，天下一人未有沒其名者，誠是天下所公認而許也。故余斷以鄒東廓續編稱之，仍舊署其名于卷首云。

一 評註在本文間者，皆係漢人，但舊本閣上所載及就他書所得，漢人評註，今皆嵌本文間，若本註下，圈以別之。

一在閣上者。悉係邦人評隲。及余評註焉。
一諸名家評論。文章鼓吹。運筆尋引。頗屬緊要。不厭其備。故不止仍舊本不刪。尚有就他書補入者。

一閣上錄本文異同。其稱考異。謂朱晦菴韓文考異。稱八大。謂茅鹿門八大家抄。稱蔣本。謂蔣楚遲註韓柳文。其他皆稱書名。
一圈點批。一從舊本。不敢補之。至斷章省句者。今或補之。

宮脇通赫識

讀軌範批評凡例

—	緊要處。或一篇主意。
—	轉。或提。或連。
○	妙境。
○	佳境。
◎	字母。或主意。
◎	字母。或主意。
○	字母。或主意。
○	字眼。或主意。
●	字眼。或主意。
●	大段落。

大段落。

小段落。

段落中枝節。

承上起下，一篇歧路處。

一疊山先生批點軌範，久為後學宗，故其中間訓註批辭，一字不易，其或有圈點而無批註者，今皆補入。

一集中或圈或點或抹或斷或句或畫，俱文字大旨所係，深意所存，要非草草耳，皆自疊山親手裁定。

陳禹謨識

點註正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退之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昌黎

原毀

韓文公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囚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第三卷

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鼂錯論

蘇子瞻

留侯論

蘇東坡

始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第四卷

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蘇老泉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文公

送王秀才序

韓文公

答李秀才書

韓昌黎

送許鄧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翱文

歐陽公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第六卷

小心文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箕子碑

柳柳州

嚴先生詞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艸

辛稼軒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第七卷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歸去來辭

陶靖節

以上凡六十九篇

論筆端不窘求矣。

與于襄陽書

唐于襄陽名頊字允元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頊率兵討

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璠又勝之程袖滿於是請外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階良械備然有專漢南

意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

韓文公 唐韓文公名愈

宗退之南陽人官至京兆尹兼侍御史大夫諱佛骨貶潮州刺史公常自稱昌黎謚曰文有昌黎文集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 將仕郎正九品 韓愈

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真大名顯當世者 此

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 然

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 然

南溪按此為雙開文法也文意汪洋洵源有洪濤捲海勢昌黎進以道親以諷曲盡其情令他感動不措自非道德文章蓋至者不能如此

以故考異諸本作其故

自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

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

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

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

其能不肯詣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

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人

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 挽上 不可謂上無

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

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 茅坤云以下凡九轉極其悽愴揭

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

東晉年云門疑問字之訛

南溪云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一句非此切直不可承接請自隗始句

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有味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文婉曲有味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曲有味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韓公主意全在此句○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馬骨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殺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愈今者惟朝

南溪云前半幅議論整散參差以作動色後半曲說正意婉曲而悲壯結末一節意氣恍惚便振全文

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有味世之齷齪齷音錯說說急促局狹之貌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健愈恐懼再拜茅鹿門云前半篇瑰偉游泳後半篇婉戀凄切

謝疊山評昌黎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詣其上不害為君子之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為富貴韓公之所自處者可謂高矣

錢豐家評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却又
一氣呵成有建瓴之勢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念考異諸本作世音入俗音念○唐制進士登第後

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登第後又以博學宏經三試於吏部不售而黜於中書此貞元十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第一書正月二十七日第二書二月十六日第三書三月十六日此書蓋第三書也○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

韓文公

南溪按此文設兩
大股委曲對照與
前篇一種文法
握考異諸本作促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
閣下等坤云此文受者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
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吐

當是時起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起

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四海皆已無

虞六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四

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風

俗皆已敦厚六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

者皆已得宜十七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

已備至十四句○此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

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

疾忙神入此

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

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

茅坤云此搭上自家

南溪云文中九皆
已字三豈復字十
一豈盡字是虛字
轉旋成文法

謀考異諸本作計

南溪云凡人才德進於周公之地位始可知周公之心如退之固知周公之心者故其言亦若此

來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伏案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樣句法讀若但見其精明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此又周公之心以鼓舞當時宰相極有神力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今閣下為

輔相亦近耳王鳳洲云多是將無作有生出烟波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

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

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始周公凡皆盡二字對皆已一字亦巧句

其所求進見之士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雖不足以希冀

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箇豈盡字句法亦巧妙今雖不能如

考異諸本周公下無之字進退作去

人考異諸本作士
予上考異諸本有
相字
南溪云此說古人
處是翻按法也於
是等處須悟運用
故事法

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蓋言察其所以而
進退之不宜默然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
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人辭焉惟昏
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
以前是為相之道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贄
以後是士仕之情孟子滕文公篇周霄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贄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於
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

物徂休云韓求達
書中局面最大者
凡三上書而三受
其格才哉

太宰純云以周公
與當時之事實相
對說却病高古此
退之文未古處古
人不如是整齊
懼考異諸本作恐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此一轉尤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高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
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書亟
上足數數音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又一
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
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亦惟少垂察焉清冒威尊
惶懼無已愈再拜

樓迂齋評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
居然可見雖是退之於求進然理亦如此
林次崖評以周公來立說自是層層入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人亦
不敢怪意復婉轉令人都不覺求雖有求用之意要其自處

亦甚高文字關闡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熟讀可發才思可長文格

錢豐寰評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定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傲下言士情處曲而不卑

顧迴瀾評此篇中論周公之待士又覆委折可為作文之法然以公之賢三上宰相書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唐張籍字文昌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司業晚年失明○唐李浙東名異為浙東觀察使中丞時張籍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

韓文公

南漢云昌黎急於仕進則急於行道與孔孟說列國君一概意思如惜急於仕進不知昌黎亦甚

南漢云於言上屬出許多情安句句極有生色此是文字寫真法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亦伯連帥之職。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透不惟

與考異諸本作於

閣下。心事筆筆。筆音落與落落同義與俗革不同。籍固以藏

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協律官名翱其名也到

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

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

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

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

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

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

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

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因飲泣

以候考異諸本作已後

中并履軒云戶不下已下二句此反說出於人意表昌黎是類甚多其雄辨頗似孟子

尚考異諸本作而

不能語形狀情懷如畫如生 喜自悲自奮無限感慨既數日復自奮曰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沂水東七州轉少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一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轉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茅坤云此幾轉洵湧疊出可泣可深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前閣下能信尚致之於門邪籍又妻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健閣下無事

尚云閣下憑几而聽之句推尊之意印見妙能考異諸本作皆尚作儻錢下考異諸本有財字

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能盲籍尚可與此革比並乎使籍進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此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句法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覲音典不見面也再拜。

黃東發評俱就首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辨死中求活法也

錢豐蒙評獨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慶幸或冀望情詞雜出一一動人真可謂文中有畫

上張僕射書

張僕射名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

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亂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

韓退之

物祖徠云全學孟子起伏變化曲盡其妙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此等書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及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左傳定公五年王孫由于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

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

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

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

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

其事曷方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

疆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

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

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

南漢云自古知易行難故罪人與怨人常多可悲

南溪云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

中并履野云執事之好士以下五款

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

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

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

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

法○郭東郭云從孟子來都裏得好人便不厭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辨太直兩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

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

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

而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

事並宜言張公不然與下文所謂韓愈不相抗

士也如此八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

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處此章法也○坤云二意翻兩層退之每用此法却自孟子來又將曰韓愈之

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

之人如此十三字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十四字○又連下三個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

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

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

南溪云前數個大波瀾奔騰勢以此一句遏絕

南溪云感恩則有之矣曰知已則未也兩句收拾全篇結得雅健有此一結全文之勢如走盤之珠忽止益見光輝玲瓏

耳絕高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

說語此一及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茅坤云三段文勢如珠走盤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

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

下曰知已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

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苛且愈恐懼再拜

蘇老泉評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龍蛟萬怪惶惑而抑遏奔激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

避不敢

牙鹿門評申情文故宜於圓暢反覆又曰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已者而伸于知已昌黎根氣自是如此

錢豐寰評此為道理頗正文勢筆力俱高

與陳給事書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以論神祭合貢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

韓文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

一言之譽曾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

見其其後閣下位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

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

道不如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如修則賢者

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

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

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

南溪云此為昌黎通身主張曲盡情由筆筆入妙風骨矯矯高占地步文字有態度跌宕翻恣奇愛無極

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如其新也。屬乎其言，若聞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邀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邀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拜獻述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邵伯溫云：唐有生紙，有熟紙，生紙非有密不用，退之用生紙，急字自解，不暇揮耳。寫不加

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謝枋得評陳止齋作論雙開

文法皆本于此

額充

評韓文頗近舉業如此論極草稿據極沈例是舉業之祖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之求免於人也。字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法

此書上宰相第二書也

火下考異諸本有者字

南溪云此篇以救
人於水火意立說
文字錯落跌宕如
水之洶湧如火之
炎燄文字自孟子
變化來

立考異諸本作力

慈愛神然後呼而望之也。法字將有介於其側者。
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
疾呼而望其仁之也。法字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
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
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
狂奔盡氣法句濡手足法句焦毛髮法句救之而不辭
也。若是者何哉。收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章法○茅坤云逐句照應
行文血脈相貫如金鎖貫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法字愚
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法字以蹈於窮餓水火
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
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

南溪云時字應上
文勢字惜字
考異諸本足下無
以字賢上有吾字

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
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氣仗宕
才精神有來言於閣下
者曰。想奇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神有可救之
道而終莫之救也。法章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妙
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
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呂祖謙
云此下
又設一難以
終其所欲言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
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意者之為
耳。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
所為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
茅坤云又
自開後門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

南溪云是以故事為証結束全篇聳動勸勉意到言到

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

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法字况

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

者或取於盜禮雜記孔子曰管仲過盜取一人焉上以為公臣或舉於管庫禮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

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此書譬喻

格從孟

茅鹿門評所見似悲感而文則逸宕可誦

錢豐寰評起伏操縱若神

應科目時與人書

唐舉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成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

仕此書謂其不及本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感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唐選舉志云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所欲而親策之唐制取上之科

韓文公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突大江之濱曰有怪物

焉龍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沈德潛云韓文善轉故海頭跳

之於無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

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

谷為之關隔也謝云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積瀨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

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

賴山陽云此所謂氣感而言短長實無高山大陵云云一長句得此前後益見精神錯落

賴山陽云一跌便成文字是突陳中頓變處

南漢云通篇以譬喻成文極曲折極新截

類山陽云前譬喻處地不贊贊尤妙在木段復三命字非此不可收拾全篇蓋左氏郊戰鄭伯乞降楚王處

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
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
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
知也。穆文熙曰：句句抱前句刺心。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
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
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
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
命也。茅鹿門云：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愈今者，妙實有類於是。一
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故拾此文法最妙。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
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錢豐稷評：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濤怒濤，安瀾索

顧迴瀾評：轉常為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

沈德潛評：此文以窮字為眼目，又曰：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為長技，如

鐵浮圖，拐子馬，皆是韓文中周公水火怪物，伯樂數篇慣用

突陣法也，此吾友

周武青之言也。

答陳商書

公在國子時，尚未業以文求益而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
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
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
補吾子之所須也。須求也，意齊王好竽。好竽必三百齊

兩溪云：此篇得孟
子醇而兼莊子奇
渾融圓活文字欲
踴警論體之尤至
者矣

考異：下瑟字無考
異諸本王下無之

字

吹南郭先生不知竽而僞於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宣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

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

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茅坤云有生色○前律曆志陽律為律陰律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

子鼓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

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

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入不好得

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歎收拾文誠工不利於

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

有味故曰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

誠考異諸本作雖

皆川俱園云君子字恐當吾子訛

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愈白錢

襄云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伸縮變化惟所欲為吾不得而窺其際焉

胡思泉評以明理之文而求仕于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斷不因時而為之遷就故知韓公之談誠為見道之語

顧迴瀾評好作奇語自是一種才料但當以理為主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韓昌黎答陳商書婉曲而奇不待繩削而自合矣

送石處士序

石處士名洪字潛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名重為節度之二月

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

賴山陽云通篇借人只叙出南溪云序文有以議論行敘事有以

敘事行議論此篇以敘事行議論且專用博雅者也

何如曰先生居高邱二山名瀍谷二水名之間冬一裘

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一事變化句

人與之錢則辭言其廉請與出游未嘗以事

免言其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

語道理三字辨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

事後當成敗五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二人共古善御者為之先後

也一句長以二句合為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

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

南溪云有字當為又字讀

文勢有頓挫有起伏更有波瀾○林希元云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同

賴山陽云是自儀禮得來處人唯謂學左氏非也

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亦今冠聚於恒

與恒同○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鎮州恒山郡本相州成德軍所治也師環其疆震

不耕收財粟殫亡五所處地歸輸之塗治

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

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意輒弱○王慎云是又借從事者之言

於是授書詞具馬幣言文類石先生却好十日以授使者求

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批撰大夫從事續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此言出處冠帶出見客拜

受書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

所由告行於常所往來敘事句有法以上叙石之行晨畢至張

言下考異諸本有者字

南溪云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是見道之言
賴山陽云韓公本意在末二段故結語云相與有成意不在結語也

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設帳鋪席之類也酒三行且起有執爵

而言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

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二句人皆能又

酌而祝曰李九我云四祝詞一句緊一句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

士十字無味於諂言字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

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一又有類世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

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此一句是左傳句法○沈

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沈

規以一語收之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

能相與以有成也結妙○沈德潛云注出此遂各為歌

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謝靈運評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當成敗若河決下

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子變萬化不可捉摸如

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

者之於惠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

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融而

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

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

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

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

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肯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

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外高視下爬痒

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

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樓迂齋評者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

茅鹿門評以議論行敘事

當是退之變調

錢豐稷評通篇總是相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安貧樂道寧博謀長便見不肯圖利於大夫私便其身圖而能以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便見非富其家就其師受接人味語言之人而能以義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沈德潛評或敘事或議論一路虛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謂不以頌而以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溫處士名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公前年送石洪今

又送造一人皆東都處士之秀者

頰山陽云送石處士序既盡言如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

至送溫處士無復可言乃駕空取一喻翻弄成文學者孰以此語無不可言之題也

於天下伯樂雖善知為安能遂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落得好○此段取譬絕妙見高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之見虛無之人

東都固

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

客其南涯曰溫生

大夫為公以

鉄鉞鎮河陽之三月

奇句新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

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

拔其尤此段發明前空群意自居守河南尹鄭餘慶以及百司之

執事與吾輩一縣之大夫二縣洛陽河南也公時為河南令政有所

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

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

問業焉措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

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峰巒文法之妙○諸同人云四層寫空字錯綜變化若果而稱曰大夫

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

可也若是而下了却前取譬之意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

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

賴山陽云譬喻之意至此結了此下自盡取處起意牽連到底自不脫前意妙

皆川淇園云此序

怨其盡取賢自是奇極宕極作文不可少奇想矣

南溪云末尾一句大振全勢

賴山陽云正喻夾寫戰國為祖

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

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

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盡前所稱為天下賀收拾前意不煩而盡

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夫南面而下歸美為公且賀且惜多情動

入○李東陽云推開一步絕見正大而地位高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

因推其意而序之沈德潛云是篇為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

虞邵菴評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喻處士良馬譬溫石二生凡四段

林次崖評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

送楊少尹序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舉進士以能詩顯名

韓退之

南溪云蓋少尹温籍有風致人故昌黎送以温籍有風致文画所不能寫文則能寫之此是文之妙處此篇寫画所不能寫情景宛然

賴山陽云過病不能出五字一篇好文章實自此生來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位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疏廣前漢宣帝時人漢書疏廣傳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仕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音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路觀者亦

又云不落莫否画與不画固不論也如水風相遇成淪成澗何等姿致

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又二掉有態度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董份云一篇情景在托稿上寫出然吾間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王整云此一段更妙有餘不盡愈出愈奇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字有斟酌○沈德潛云又用反勢迴掉不相及意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杜祐通典曰唐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行御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

賴山陽云是在昌黎蓋不經意而成者獨步古今任千百年來文士韻艷摹倣而總不能彷彿

既錢而與計偕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

某水其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此見不忘其鄉處鄉人莫

不如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若令歸鄉必以此為急古

冠義陳澧註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謝靈運評文有氣力有光燄傾挫豪宕讀之殊快人意發人才思

唐荆川評前後照應而錯綜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茅鹿門評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歛弄故出沒變化不可捉摸

顧迴瀾評退之見楊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來形容擬出許多景象前說二疏呀有或少尹既無後說少尹呀有或二疏

所無情詞曲折動人未托既世之詞歸美少尹種種多情令人一讀十起

林希元評巨源之去未必可分二疏退之顧欲張大之舉來評論又不

可的言其有持為疑詞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之美不可

備同人評要寫楊與二疏之同死從未知其同不同

送高閑上人序高僧傳閑為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以草聖對御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

元素終焉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

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古孝於心茅坤云大議論

竟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養由基史庖丁治

牛莊子養生主師曠治音聲孟子離婁扁鵲治病史記僚

之於丸市南宜僚莊子徐無鬼秋之於奕奕秋孟伯倫之於酒

文見之

南溪云文法自莊子來縱橫錯落起頭數語提撕全篇

賴山陽云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於此等文見之

賴山陽云有旭之心哉一句收拾前句起下半篇

劉伶有樂之終身不厭矣。服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戒。音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我不得其心，而逐其跡，不甚不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又進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

賴山陽云象像也，猶得無似之乎

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影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墮季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不甚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不甚則吾不能知矣。朱考亭云：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茅鹿門評其用意似莊子，而其行文造語敘述處亦大類莊子。

於閑此是無中生有，學者胸中有此意思，天下無難題矣。

顧迴瀾評此篇以堯舜為湯治天下與
僚尤秋奕等並論放蕩不羈

沈德潛評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
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元和十二年詔殷補副宗
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鵲

韓昌黎

嶺山陽云全篇極
力莊重中間寫世
人態極醜熟是反
映法也唐受天命
起法亞淮西碑南
海廟碑

持節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
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
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憲宗既嗣位悉治
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
唐最親秦職尤謹尊中國得體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待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尊中國得體又選後學有經

法音後通知時事者一人與為之為貳由是殷

又云著朱衣象笏
四字乃有生色如
畫家施彩

南溪云初叙國事
中舉俗狀末節言
到負外為入主意
在使外國者要通
知世故不辱國體

侯侑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
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
丁寧顧婢子語刺刺音積多不能休今子使萬里
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
夫哉此段美殷生遠行
無世俗離別之態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相屬為詩以道其行
云

茅鹿門評學班祿之文其謹嚴處如程不識李光弼之名

沈德潛評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有體

原毀 蔣之翹註原道云淮南子有原道篇註原本也公所命名之意亦如此

韓文公

賴山陽云原毀俗體開後世八股制藝法門蓋唐時已有此體耳南溪云此為所謂變闕文字自孟子翻出創一機杼極整正極練熟言近旨遠自非精於道義者不可能之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劉兌陽曰以責已待人立三大其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

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梅禹金云舉舜與周公以見布聖意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唐文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於上面能字中生善字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

獻云只轉說說便見精神

今君子也人
少十也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周之象云此一段言令人不知古人得感慨意味。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只就上面能善兩字翻弄許多光景。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

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東得便○董份云此中病。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轉得。有本有原。急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梅廷齋云曲盡忘者之情只說忘者而怠者自可知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

誇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
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
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唐荆川云豈古今有數文
字當與原道並垂不朽

謝疊山評此篇巧處妙處在假托他人之言辭
模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錢湖東評只是一正一反雙關文字
與上宰相第二書略相似

顧迴瀾評此文下字皆有法度重周輕約詳庶意忌此八字乃字母一
篇議論皆從此八字衍出此格最奇末只以一忌字原出毀
者之情見毀
言之不足信

茅鹿門評秦漢以來無此調昌黎創為之然感慨古
今因而模寫人情曲盡骨裏文之至者

沈德潛評此即後代對偶排批之祖也於韓文中為降
格而賓主開合荆川得之已足雄視一代矣

浦二田評此文須細辨根苗從根頭苗頭謂原也毀者其苗忌與忌者
其根古之君子不忌不忌今之君子則忌且忌而忌又忌之

根也故入後特將忌字意預先下破然
後單就忌心對動使毀態活躍而出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一終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二

宋 疊山謝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放膽文

辨難攻擊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銳。然氣力

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

學。孰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

當刮目。

爭臣論

揚城字允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

無所不通。進士後去隱中條。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嘗東泉。召為諫議大夫。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以死奉職。既入。拜官久。猶未有建白。文公故作此論。譏切之。

韓文公

南溪云。此篇問難。攻擊。而章句。與雅文字。古高。柳州無此風。致况。歐蘇以下。皆川。洪園云。不。聞一句。本當置之。於晉之鄙之下。而但以欲取晉之鄙三字。連接。故用倒插法。又云。華字。暗與下草野二字。反映。又云。易恒卦云。恒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我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此等文格。似齊整。却又不齊整。所以為高手。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叙得句句佳。○黃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念不諫意。榮字愛為華。字無喜色。三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今以其婦人吉一語。與所論。旨不相干。與故除之。而用而字。以連綴之。

子凶以敗之。○樓迂齋云。愈應之曰。第一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善言。結案。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東。出時如此。未。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陽。既出時。宜如此。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文詞燦爛。翠。羽明珠。自是。

尤下。考異諸本無之字。考異諸本無實一匹夫四字。

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

南溪云百世中忽
然插入譬喻是文
字施彩著色秘訣

翰山陽云如是乎
哉其可乎哉總問
難它不說破不是
而其指不是甚矣
是論辨攻擊休不
可不知者

二字 不為不久矣。樓迂齋云令陽子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下望為何如 聞天下

之得失。六字 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 不為不

加矣。此三句上異下 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問其官則曰諫議也。二字 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

秩也。五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 此三句上同下

有道之士。直說 固如是乎哉。最得婉○呂東萊云貴得地且

吾聞之。第二段○茅坤云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兩端說○此兩 今陽子以

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

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設兩端說○第

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

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着他添字 蓋孔子嘗為委

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

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着他添

若陽子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

其可乎哉。取得婉○穆文熙云一段關鎖大抵辭文字 或曰否

非若此也。第四 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

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且 使人不

出則之則考異諸本無非是

得而知焉書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林希元云段愈應之
 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
 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王整云此段是顯目張夫陽子本以布
 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
 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沈德潛云破使人不天子有不
 潛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林希元

有經緯

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
 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
 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得醒學史
陽子職在諫官而非宰相之職故公詳辨之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
 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
 變何子過責之深也湯賓尹曰反覆辯論故得陽愈曰自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意新一段閱
 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
 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音窟勞死而後已

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突陀骨切

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豈不知自安佚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

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

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

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

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愈擊惡

得以自暇逸乎哉林希元曰此一段最或曰吾聞君

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

考異諸本作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子賢作於賢

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攻擊陽

子之所見殺於齊也成公十七年左傳齊慶克通于聲

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此一句未得位則思修

其辭以明其道此一句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

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此意是以見殺茅坤云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傳曰

子其亦聞乎朱國祿云引前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君

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說後神圓不滯愈曰音他分解得好君

其辭以明其道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

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此意是以見殺起處分毫不鬆此極文字匠手處傳曰

惟善人能受盡言

周語下。單襄公曰。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善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

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云云。齊人殺國武子。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

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

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

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乎哉

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派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改得他無迷處。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正是學韓子。○他德潛云。四問四答。首尾開應。此篇作法。應本過秦辨亡王命六代諸論得來。

呂東萊評此是意勝及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箇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

茅鹿門評。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開應。如一線。

韓文公

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菑。之類是也。

諱辨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菑。之類是也。

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菑。也。偏謂二名不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鳥菑。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為鳥菑。記曲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註。

不稱微。言微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考異諸本察下有也字。湜曰。下有若不明白四字。南溪云。前引律經典。及覆層疊辨之。後以聖賢與宦妾終局。此篇解俗之昏惑者。故語帶詼諷。以打醒打服。

乎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此章父名晉肅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父乎夫諱始於何時

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聖人以証二

潛云對流俗人言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

諱也孔子不偏諱一名若曰宋不足微春秋不識不

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

乎將不諱其嫌乎波瀾謝靈運云此一句又漢諱武

伊藤東涯云如騏期杜度姓與名其音相近為子者欲諱其嫌名則亦須諱姓此理之所無嫌名不諱之一証

東龜年云按照昭王康王之考異諸本皆作孫譚疾當作子

立言考異諸本作言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

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饑也許近太祖

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鐵述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昀玄宗名隆基○虞集云自周公作詩至此凡十事變作八樣句法極鏘鏘有力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更乃不敢

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

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

不可邪額充云此不直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

無譏矣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物但來云曾參在

上主孝曾參在下

去較孝不考
類山陽云文勢一
順一則乘勢回施
為結如風捲落葉
又云以文辭論諱
辨在詩臣上數等
矣

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亦以人情翻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

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警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呂東萊評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勳京師一日舉進士或誇賀不避家諱文公持著諱解之一篇又

曰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屬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謝疊山評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伴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條

茅鹿門評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頭快三段後尾范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法文

錢豐蒙評考之於律質之於經稽之於典三段中辨得曲折如虬龍不可羈絡一總處尤有歸宿至於末後四轉尤奇如虞人虎網

一轉一緊

胡秋宇評避諱始於周人其說雜出於禮記諸書然大意不過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痛快無可復疑而唐人終不以為然故

舊史稱韓公之文而云有大紀總者蓋指此篇也

桐葉封弟辨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

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柳子厚 唐柳子厚名宗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小弱弟叔

元子厚字其先蓋河東人官至禮部員外郎附王叔文坐貶永州司戶後徙柳州刺史有文集

南溪云柳州見得義理明白故不設

疑辭不假譬喻却以或曰為結保証已言可信此是古今獨步

賴山陽云已自己也當連下句讀賴山陽云柳州此等處見其膽識豈庸儒所及是所以與韓爭雄

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呂東萊云此一只是敘事吾意不然開二段說切中肯綮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一句折倒使人無解辨○茅坤云自設須難得到譬如爭訟須爭得到前既難到須說正理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

賴山陽云一結極高三蘇史論稿中亦無

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破得好教王遂過也四節○此轉尤妙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好意思使若半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節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特小丈夫缺缺音缺者之事七節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結東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封唐叔史佚董份云佚美質切周武王時大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成之此一結尤高

呂東萊評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謝疊山評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

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息子厚之文得意者

沈德潛評一層進一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南溪云此篇辨難
攻擊休與退之爭
臣論相似而彼則
古高此則輒熟句
法自別然委曲剴
切過於彼矣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
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其大謬若書
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
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
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
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
於道者不宜若是二段以且退之以為紀錄者

賴山陽云是與詩
臣問其官曰諫議
也一句皆一篇精
米處

本集諸本無則字

賴山陽云如回之
莫若亟去其位百

此上王文章九卷

卷二

十

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二段以史以名為褒貶
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
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
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
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外黜天下士其
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
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
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
意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其惑凡居其
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

照詩正文章九卷

心中掃此一勾通
体筋節皆動

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
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
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
也若周公史佚雖紀事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
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
亦誅范曄作後漢史以謀反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帝
以遷欲沮貳師班固不檢下班固作漢書固辱為洛陽令种崔
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衆怒遂族誅崔浩
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
史亦盲不可以為我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

誅本集諸本作亦

本集諸本以下有
是字

本集諸本作事

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
在不直不得中道刑過非所忍也凡言一
文武士多又漢書語○益韓書云豈一人能記而傳之邪有誠如此者今退之
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
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
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覆但以所聞知孜孜不
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
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
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
者未必不沈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

照詩正文章九卷

行行去聲剛強貌

穎山陽云余嘗稱韓公詩臣論表見千古然筆力微弱却論史書路詩臣上不曾數詩

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韓書又云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令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世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收熟束語

策

謝疊山評辨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呂東萊評是一篇攻擊辯詰体頗似退之爭臣論口吻

茅鹿門評古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望土木揭耳目鼻嚴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此篇全學韓昌黎諱辯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得他好處故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開闢一並州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也難以筆舌傳也

顧迴瀾評退之亦是不易服於子厚反覆攻辯責得不可逃避而步履馳騁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

晉文公問守原議

信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

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柳柳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

原邑乃周襄王所賜○先說事因

難其守問寺

穎山陽云奇崛繳繞如古藤纏寒松是法吏舞文巧詆手段蓋從韓非子悟入南溪云達格就其

事情委曲尋繹本原以道理斷之綴密無遺筆力老健

謀議本集諸本作

人勃髡關官○叙事起以昇趙衰賢余謂守原主

政之大者也一節所以承天子接有力分樹霸功致

命見得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

擇大任二節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呂東萊云上說

相寺人下四句不合不博謀於卿相下字而獨謀寺人

不為敗正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

時不乏謀議之臣乎三節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

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與媒近

其可以為法乎董思白云況當其時可生下孤先二句亦應卿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換前以翼天子乃

大志也四節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乃以敗

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倍公二所以觀視

諸侯也而不肯下字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文字好

然而能霸諸侯者五節過好換以土則大以力則

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誠畏之矣

服哉其後六節景監秦孝公得以相衛執商弘石弘石

得以殺望之蕭望誤之者綠地好晉文公也

嗚呼七節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

則問以下本集八

則問以下本集八

賴山陽云誠畏之矣一句錯然金石聲不得此一頓挫一段纏繞語勢亦竟可厭也

又云誤之者晉文公也一句如斷鍊

則問以下本集八

卷之二

十三

大作則問非失舉也非是朝鮮本作則問雖失問亦非

問舉非失舉也茅坤云又是一意兼趨衰然猶羞當時

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神又兩失之者其何以

救之哉余故者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

晉趙盾之義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又昭公十九年許悼

公疾飲太子止所進藥而卒春

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謝疊山評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句一字懈怠此柳文最得意者

洪野處評文章有淵源有機杼有關鍵有根本用其文如老農之用耒且而既中而為深辨而熟覆之吾文唐矣不兩濛若乎使矣

不三代若乎欲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

刺史之與則日引月長不至不止也

呂東萊評意回互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

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胡秋宇評此篇極峻潔極警

極但欠舒徐耳

朋黨論

在諫院時進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中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

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

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元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

因而感悟

歐陽公宋歐陽

宗永叔字永豐人歷官至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作唐書及五代史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二千卷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

所著有易童子問詩本義居士集內外制奏議四六集等公號廬陵謫後號醉翁後又更號六一居士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平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

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二句一篇之綱○此

南溪云對說君子小人反覆重疊愈出愈當詞已盡意有餘此篇文則平夷意則跳躍貴於明暢切直對君之

顧迴瀾評步驟謹嚴得韓之奇

言固當若是

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解上。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說小人無朋又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

本集諸本作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

利盡則交疎。利盡則交疎乃齊景公問晏子語。甚者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應前。其暫爲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呂云一。但當退小人之僞朋。

用君子之真朋。

警策有力處。

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

獎異者至此請待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

下得十六人爲一朋。

本集諸本無時字

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前應堯之時

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過接而皋夔稷契等

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說爲一朋。而舜皆用之。文勢舒餘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

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警策有九為一大朋而

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為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魁○茅坤云翻上通前方為洗滌

及黃巾賊起張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

之論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

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

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沈德潛云總束全文赴出能辨君子小人句夫前世之

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

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

或八大作威

賴山陽云一順一逆文勢乃不板是化板為活法善人之朋本集八

大作善人為朋

之世繳前約與漢唐三段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此點字處皆提起說

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之二十

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

者歸根之論以其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

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

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

也尤有嗟呼治亂興亡之迹結繳前與武王二段為人君

者可以鑒矣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為獄也可其奏

後赦望之欲倚為相恭顯等復誣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願屈之于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漢桓帝九年宦官

本集八大由此而作用此以嗟呼作夫

東龜年云諫昌陵疏載漢書劉向傳

教張成弟子年修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監北寺獄所引三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未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于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禮持身者也張儉翟超岑晷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能導人違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班泰周善嚮王章王孝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儉為之魁○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一空

茅鹿門評忠言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率類劉尚諫昌陵疏

顧頴灝評歐廬陵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沈德潛評反反覆覆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未歸到人能辨君子小人見人君能辨但問其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因諫院所進文故格近於方嚴

縱囚論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立兩句杜發起刑入

於死者接得有力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眼目應得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

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先藏此句不闡應在後○呂東萊云下兩尤字最精神方唐

太宗六年錄大辟囚二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

自歸以就死唐太宗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囚見應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

凡三百九十人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語者上皆赦之是以

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

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

類山陽云柳州有此簡嚴峭拔而無此縱橫反覆三蘇有此縱橫反覆而無此簡嚴峭拔又云蘇文往往冒頭然後入題此文非冒頭也加於小入本集諸本作施於小入

賴山陽云情字是一篇命根

賴山陽云是吏舞文巧詆處繳繞纏縛使人不能脫出

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下字而為君子。此一段為太宗解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結上段分說君子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篇本意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策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此是一篇根本。此二說出太宗骨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下上相賊意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是上賊下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

名也。驚人險語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前記太宗六年字此

又說六年亦是重格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愈愈壯此又不通

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此文字豐厚若便接何為而可竟幸薄則可知為恩

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結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憐一為之爾。此一句已藏常法意一句勝一句。欲說不可為常先立此若夫一句。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

穎山陽云結處壁立千仞
南漢云太宗後代名天子斷其事業以竟舜三王極痛快極允當

之治必本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于譽

茅坤云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后結評盡而意無盡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燦熟讀之

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

呂雅山評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呂東萊評文最緊曲折辯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茅鹿門評文章紆餘婉曲說盡理曲盡人情唯歐公得之

沈德潛評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威德事而歐公以為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為常恐後世藉以行其好名之舉

也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謂惠而不知為政正是此意

春秋論

春秋論三篇此論下篇也○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懼也越境乃免

歐陽公

謹本集八大作慎
賴山陽云不如是之輕易也此非春秋之意也此決知其不然也三次此可知其謬傳也凡五次結皆為未了詞以留餘地妙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此之輕易也以上如論冒頭子之論不攻自破就中輒字侮字破的言語

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此如原題書趙

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

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

前應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

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

于本集八大作於

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
 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某坤云到此左
右攔說亦攻擊
辨難條○應前冒頭春秋
用法不如是輕易句意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
 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
 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
 為善人呂云
警策 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
 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
 辨明以上申此非春
秋意一句意 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二子之
 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
 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

盾下本集八大有
之字
本集八大於作于

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
 乎則自然罪在盾矣呂雅山云左右攔說無迷
處就中果有果無字是 不得曰
 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
 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
 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
 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
 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以上復
申非春
秋意
句意 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
 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
 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

賴山陽云前段五次皆作搖曳之義欲斷不斷至此忽為問答語一語斷定筆如斷錢

治人之法也。復申非春秋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正之乎其肯從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復申非春秋此可知其謬傳也。從前許多說話至此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此方說出正意父病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此方說出正意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二人者其罪同乎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此段辨得理尤勝以父病進藥事躬藥而不嘗者有

垂上本集八大以字賴山陽云口角類戰國策是關韓柳之所未至以導三蘇之先是所為歐

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所不為也。任道昆云此段辨論許止弑其君事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

公

八大本集皆作然則盾易為復見於經本集於作子

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為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二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尋常到此意盡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

曰：傳聞何可盡信？此明三子之說不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

卒為正卿。隱公三年公羊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穀梁經夏四月

氏何則曷為貶世卿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左氏以尹氏卒為隱

母。左氏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傳夏君氏卒魯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

公故曰君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益如

此，是可盡信乎？呂云：繳結極好，移易不動，與秦誓同。○呂伯恭云：要難他人十分服須是舉十分頭處，合他無

可措詞。

呂東萊評此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諱臣相類，排斥之辭大抵

要斥人須多方說他無處逃，此數段可見。

李方叔評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秋於胡瑗，孫明復

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

夷狄亂華，君臣之際，無

赫奕可道之功業也。

本集八大傳下有者，此作是字。

境南堂書店
武藏境南口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二

白志宏評讀歐陽公之文端嚴而不刺溫厚而
不泛太平之氣辭辭見於毫楮間

茅鹿門評又發次篇所末盡更洗
發辨指前儒所未有也

沈德潛評前半論趙盾實弑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嘗樂申解首為趙
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到斬盡葛藤許世子既死此文有

焉○觀賈充成濟弑高貴鄉公則操刃者雖一人而弑君者
實司馬昭也然則夷臯之弑趙穿為賈充成濟趙盾為司馬

就令歸而討賊亦不得知其首惡之
罪矣作論須直刺其心方為痛快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二終

48-13551

